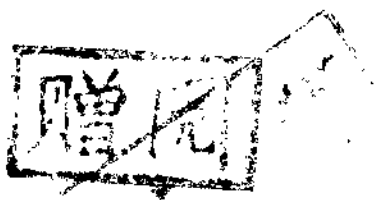


21.10

隆昌文史資料選輯

第五輯

(內部發行)



政协隆昌县委员会 编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目 录

张泽县事略	韩慎中 (1)
张泽县事略补	张荣德 (3)
郭坚白事略	张隐秋 (6)
李唐州传略	赵嘉祯 (7)
记琴师李愚樵	刘肖夫 (10)
略谈程泽润之死	程尊汉 (13)
罗星坝与罗星纱——抗战时期隆	
昌夏布改良二三事	张几铭 (23)
隆圣企业公司见闻	刘肖夫 (27)
裕德煤矿记实	张隐秋 (32)
隆昌师范前身——乡村师范的兴办	沈涵春 (38)
三十年代教学生活杂忆	唐朝选 (41)
抗战时期隆昌新闻事业概况——	
隆昌新闻事业回忆录之一	张承锡 (45)
隆昌《儿童报》始末	戴 禁 (55)
解放前隆昌书店情况	罗舜章 (60)
隆昌名中医简介续	袁静安 (63)
隆昌玩友	钟子敬 (67)
隆昌解放前后理发业发展简况	方毓兴等 (70)
解放前隆昌的袍哥组织 (二)	
——隆昌哥老会的总公社隆汉公	曾令文 (75)
北洋军入川隆昌人民遭受兵灾情况	曾令文 (79)

旧社会的兵害.....梁鹤鸣 (82)

青年军在隆昌的情况.....

董吉甫

供稿 (85)
龙锦春 整理

“非常时期”闹鬼神——民国三十六年

隆昌最后一次城隍会见闻.....戴 芬 (89)

张泽县事略

韩慎中

吾隆地处川南，旧中国时风气闭塞，十三岁留头女不得自由出街，更无论读书上学。女子蛰伏家中，实际无校可入。

张泽县先生静处深闺，不愿适人，乐于受政府聘请为女校校长。于是关帝庙侧定为女校校址（今北街高坎子民小），创办女子小学堂，泽县先生实为吾隆女子开读书之先声。女学生虽年稍长者俱寄宿学校，但风气已有移易。每期人数有所增加，学校规模渐具，荣昌郑相贤姊妹、内江黎昌卓姊妹均来隆就学。足见遐迩皆知，学校已负盛名矣。

后为培养小学师资，附招女子师范班，吾为第二班学生。毕业时同学十八人，绝大部分皆终身从事教育，克尽厥职者，实先生涵煦薰陶之功。

先生少失怙恃，亦有弟妹子侄，自为校长后，以学校为家，热爱所职。对群弟子谆谆教诲，常励人以勤学俭朴，行为端正。夜每入自习室稽考学生勤惰。安排《论语》课，自负教学，重在修身，为群弟子端定品德。

一农妇孪生双男，不能存活，张先生与陈月棠先生各养一男，留其母亲乳之，纾解农民艰苦，其乐善好施有如此。

先生精岐黄，曾于假中监制大生膏，便利邑人。学生患病，先生每为诊断。

一日，吾自校长室外路过，窥见先生呕血不止，令入惊惶

失措，但先生养病不久，视事如故，群弟子深感动焉。

毕业后，吾受聘母校，不久先生退休，家居官井巷。旧中国制度，不予退休金，先生经措常感拮据，生活清苦，吾僉数人为其约会集款，意在奉措，但为时不及一载，先生售所分得祖业，退还会款，吾僉力屈先生寝议，先生素高洁，认为累人不当，坚决不允。

一九五〇年春，先生病歿寓所，享年八十有一。

先生创兴女校，目光远大，胆识过人，掘源流长，师道繁衍，如先生者，不措女界奉为圭臬，亦教界中楷模。

今吾年七十又五，缅怀先生春风化雨，庄慈身教，声寢如在目前，咏成五绝，用昭服膺拳拳，兼寢盛德云。

“女学文风启，薪传日益茂。终生耽教育，比美汉文翁。”

张泽县事略补

张荣德

韩慎中先生写张泽县先生事略，现就我所知，补充于下。

张泽县先生祖居隆昌普润附近之汪家坝，是隆昌张氏聚居之处，早年尝有家塾，聘请族亲中之学究为师，塾师张茂材曾执教其间。先生幼年跌伤脚蹠，行路略跛，而人甚聪慧，家人爱怜之，破旧习，让其随兄弟侄辈入塾读书。稍长，不能入塾，就在家自学，经书文史，阅读甚多。亦精岐黄，对于小儿麻疹之诊治，更有专长，常为乡里亲友治病，富裕之家馈赠脉礼，稍有所纳，贫困者有馈请，则婉言谢绝，或将礼物转赠病者，或另厚给之。

先生之三弟张咏裳，即隆昌革命烈士张荣禄、荣富之父，张咏裳尝交往一些同盟会会员，先生受民主革命思潮影响，故辛亥革命一成功，就欣然受政府之请，出闺门主办隆昌女校，当初，校址在隆昌北街关帝庙侧，名致强女校，聘县中老学究兼课，入学学生有成年妇女及几岁少女，按年龄及识字多少分班教读。

先生办学积极，虽跛行亦常至亲友家，劝说青年妇女及其女孩入学，故学校发展甚速，从第三年起每年春季招小学一班，校舍逐步扩展到关帝庙全部可用之地，改名隆昌女子学堂，并开始附设女子师范班。她经手先后招了女师二班，培育女校师资数十人，为隆昌小学打下良好之师资基础。当时学校初小读四

年，开设语文、算术、珠算、音、体等科，高小读三年，加开中国史地、英语、美工等科，师范班则又加学代数、几何、英文文法、理化、外国史地等科，与当时隆昌初、高小学及中学制课程一样。

先生对学生们教诲谆谆，严慈兼备，常能抓着优劣典型表彰贬抑，以激励学生。对学生中之优秀作文，选出朗诵，说出其优点，指出其病句，分析其成功之原因，勉励诸生之学习。对学生中之华而不实者，比之以“绣花枕头”，说明其不良后果。对当时因循守旧，暗里缠足之学生，常突出检查，没收焚烧裹足布。对上课时仍逗留操场贪玩之学生，执鞭守门，叫学生从大至小，排队而入，一人打两个手心，但对年幼学生，或用手轻拍一下，或免罚不打，既威严慑人，又慈祥可亲。

民国十年前，军阀混战，隆昌地当东大路，军队路过时，强占民房，劫掠财物，拉伕役，辱妇女，民不聊生，人心惶惶。先生既以学校为家，更视学校师生为亲人，毅然担起保护责任，千方百计吁请政府文告，并借助当时在华国际红十字会之力量，保护女校，非特女校师生未受干扰，城中平民之老弱、妇孺避难于此者亦不少。记得当时，学校教室、过道、浴室皆避难者下榻处，我家四代孤孀，李素清一家老幼均曾避难其间。

民国十二、三年间，先生因吐血病重退休，当时既无退休金，为人医病又不取费，生活用度全靠其微薄之积蓄及少许遗产，除收养贫农之子国林外，见一陈姓姑娘脚残未婚，生活艰苦，先生倍感同情，招于己处同住，故其生活甚清苦，但布衣素食而已。

抗日战争时期，先生虽已年迈体弱，而同仇敌忾，关心国

难，一九三七年间，隆昌抗敌后援会，曾假县图书馆阅览室，于星期六晚上举办抗日宣传讲座，由各单位首脑及学校校长作专题讲演，先生亦乘轿去听。妇女会为抗日救国捐献夏衣、寒衣和献金时，先生亦竭力捐献。其侄女张有玲死前遗嘱将其现金储蓄，除办丧事外，所剩三百余元，悉数捐献国家作抗日之用，我和一些同学同事，抗战期中，在教学的艰苦生活之中，对抗日宣传和后援工作，能积极从事，不遗余力者，皆先生爱国主义精神之所感召也。

郭 坚 白 事 略

张 隍 秋

坚白字士元，生于一八九五年，出身于云顶郭氏封建家族，为清道台郭书池之孙，民国国会议员郭蔚华之长子。

坚白为人敦厚谨讷，有长者风。当其出生时，家族已开始衰落，然坚白以长孙，幼承钟爱，而又颖悟超人，进退有礼，故戚里皆重之。

坚白于一九一五年考取法国勤工俭学，留学八年，毕业于巴黎大学，得理硕士学位。一九二三年回国，先后于上海同济大学、安徽大学、武汉大学、重庆大学、西南师范学院任教授。一九五八年在西师任教授时病逝，享年六十三岁。其献身教育共三十二年。并曾回隆昌担任郭氏私费创办之兴国中学第一任校长一年半。以周末暇日翻译法文数学书籍多种，已问世。

坚白一生，忠于教育，勤能克己，虽国民党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之时，与抗日战争朝夕不保之际，亦努力排除困难，按时授业，并未颓废萎顿作应付态。其对学生之诚也，敦敦诱导，百解不愠，故其歿也，周总理以同学关系挽之，惜其为人导师而去之早也。

李 唐 州 传 略

• 赵嘉祺

李定章，字唐州，别号锈砚翁，晚年又自号鵝溪叟。隆昌沙河坝人。配余氏，霖三先生之三女，甚贤淑。李君生于一八九九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卒于一九八一年。一九五一年六月起，历任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李君有至性，事奉老母曲意承欢，抚养弟妹竭尽心力。家本清寒，而关心后进，资助穷学生不遗余力。且又严正耿介，不畏强暴。曾师邱交泰而友范士宜，邱举人，范秀才，皆一时硕彦。善于撰写文章，所吟咏的诗篇、制作的对联和谜语都很精妙，又是棋中能手。李君早年开馆授徒，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任教成都师大附女中及省女师，以后任教楼峰中学、隆昌中学及立达学园。青年时便以文章蜚声邻县，富顺是以才子多著称的，明季状元熊过字南沙者，富顺人，有《南沙集》传世，李君为这集子写有跋文，此书五十年代尚于隆昌图书馆见之。李君敢于在解放前的楼峰中学选讲毛主席的咏雪词《沁园春》，堪称有胆有识，他曾与邬韶九君掩护过一个进步人士李启晟，并为其策划逃走。

李君讲文章时，往往以传神的朗读帮助讲解，讲解时又抓住重点，一语破的，要言不烦，学者皆含咀濡染于不知不觉之间。他见黄斐然读《马氏文通》，便教以“文成法立”，不让学生苦钻章句，以致遭到“白发师诃字”的讥评。他见黄久久

坐赏范家书法，便教以“要看笔外意”。这些提法都很精到。

一九二三年当军阀混战，生民涂炭之际，李君作《哀鸣》诗四首，其一：“年年蜗角触蛮争，见惯司空了不惊。忽报军书来北直；谁编痛史纪西征。伏尸流血三巴路；烂额焦头八省兵。殃及池鱼悲父老，嗷嗷中泽苦哀鸣。”其二：“大乱曾云自蜀先，楼峰惨淡倍凄然。千门破碎无全瓦；十室萧条尽断烟。暴客巡檐来白昼；上官刮地到黄泉。弹丸小邑兵冲路，晋楚谁将郑国怜。”其三：“流民播越满平芜，惨目如披郑侠图。干湿曾推今鬻子；死生未卜旧拉夫。桃源莫觅鸿濛渚；草泽相呼虎负隅。最是皇皇文告遍，尚教忍痛再须臾。”其四：“匪梳兵篦几时休，日掩柴扉抱杞忧。举世险巇宗鬼谷；何年榛莽涤神州。派争久兆分瓜惨；国是终难借箸筹。感此累累千家里，同胞杀尽觅封侯。”这些诗概括了当年人民的惨痛遭遇。一九二九年贴春联于大门之上，上联是：“举国纷呶主义多，谁假谁真。任凭他荆南树帜，直北开藩，江表称王，川中跃马。”下联是：“一年浩荡春风又，不尤不怨。何如我宅后谈经，门前卖字，楼头阅报，席上评茶。”嬉笑怒骂，指斥军阀，此联一出，打击面明显扩大，当道诸公，一时哗然，县长王锡珪命人前来抄写而去，似将有大祸临头者，他们终于因为对公正的舆论有所顾忌，才没有追究。解放面后，李君所见所感，便都是寓目称心，咏《菜花》道：“无边金色菜畦香，无数狂蜂采蜜忙。更有轻盈纷上下，不知是蝶是花黄。”又《东郊》诗云：“拄杖看云去，晴天若见招。楼高窗面面；车送路条条。陵水秧宜暖；溪风柳易播。不因舒倦目，辜负此春朝。”家庭之中，也添了若干情趣，《顽孙》诗云：“顽孙偷钓溪边，笼得鱼归喜欲颠。可笑登盘无二寸，明朝又索买钩钱。”

老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社会生活，其感怀咏事，是两种社会情况的真实反映和公正评价。

李君有子女四人，次女有竹，三子有序、四女有则分别从事于文化、宣教、科研，皆卓然有成。长子有物，一九四九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淳朴敦厚，治学谨严，执教隆昌中学三十余年，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作育多人。距生于一九二五年乙丑，一九八三年以盛年死于肺癌，县人惜之。李有物是中学二级教师，曾被选为镇人民代表、县七届人代会代表、人委常委。

记琴师李愚樵

刘蔚夫

琴师李愚樵，是隆昌业余京剧教师，自一九三三年来隆至一九六九年病逝，在隆昌生活了三十六年。由于他琴艺精、品德高，深受县人之怀念。

李愚樵是湖北武昌人，生于一八九八年，他自幼学艺于武汉八音公所（专业京剧团体），专工胡琴，造诣较深。因青年时刻苦练功，曾患肺病，兼之妻室早故，遂生消极之念，欲去峨山修行。于一九三一年到重庆，在其好友李玉奎（著名琴师）等劝阻下，乃留渝为票友调嗓说戏为生。

是年夏，在一处堂会（即红白喜事中会演的场合）中我和他相识后，便经常在一起共事，成了知交。他曾一度伴李玉奎拉二胡，为名旦徐碧云操琴，因此声誉显著。同行中多劝他搭班以操专业，他以病推谢不愿下海，程砚秋邀他去拉二胡，他也辞谢。

一九三三年隆昌京剧兴起，经陶硕辛邀约，他应聘来隆。因他为人忠诚简朴，教戏耐心，颇受社友的尊敬。同时他已久厌都市繁华，愿在地静人贤的隆昌留下，籍以养性。所以，他喜在回龙观及接峰寺居住。隆昌业余京剧活动经历了己巳社隆昌分社，金声平剧社（中间一度合组为平川俱乐部），业余京剧组几个阶段，他一直为大家操琴。

解放后，隆昌业余京剧停顿，我曾接他到我工作的义大煤

矿住过，后因陶硕辛、薛信夫等又接他回隆，为他多次的筹划生活开支，并经陶硕辛的推荐，得到县党政机关的关怀，安排他为县人民代表大会的特邀代表，并按月由县政协发给生活费，安置在政协会居住，让他安心辅导业余京剧的活动。因此，他不顾自己年老多病，总是尽心竭力给社友们说戏教腔，调嗓拉琴，一心把自己的技艺传授给大家。

他在隆昌三十多年来，一贯认真负责地培养社友，教了一批又一批，培训了很多人才。以他高明而动听的琴音，也吸引了广大听众，不少不懂京剧的群众，也逐渐有了欣赏水平，而且进一步和他交上了朋友，确也难得。之所以京剧艺术能在隆昌生根发芽，得以长期持续存在，他是作了较大的贡献的。

李老师晚年多病，身体衰弱。于一九六六年，因文化大革命掀起，政协生活补助停止，进入了隆昌敬老院。一九六九年五月病逝于隆昌人民医院，享年七十一岁。

李老师虽已去世，他的形象仍留在人们的心中，不但京剧戏友时刻难忘，社会上不少人士亦对他怀念。他是个京剧艺人，何以在隆昌有如此之影响呢？主要有两点如下：

第一，是艺术好。他的胡琴习于专业，自幼勤学苦练，功底较厚，更加虚心钻研，请教于高明。据我所知他在重庆时，为探讨各流派唱腔之变化，常请教于名琴师李玉奎，并给玉奎配二胡，学其弓法之技巧。全国胡琴圣手陈彦衡在渝时，他曾请求陈老指点，深得其“柔”的精妙。因此愚樵之琴柔而含劲，托腔自然，唱者顺口，听之则神怡，为内行所诚服。他拉琴时，重在为唱者服务，不以拉花腔表现自己，起落干脆，善递点子，不使唱者漏板。一次在县工会演出《窦娥冤》，饰婆母的刘述玉台上忘词，正在为难，突然琴中拉出“字”来，引起

了唱者记忆而接唱下去。他只懂工尺谱，教腔时但凭口授，不厌其烦，能使学者心领神会。不仅专擅文场，武场上无论小鼓大锣，凡有所缺，都能补充上去，堪称全能。他虽学历不高，但对戏词颇为考究，曾说川剧唱词胜过京剧，并称赞《情探》词好。京剧《打鱼杀家》中桂英唱词“江水”与“海水”之正误，尤三致意焉。

第二，是品德高。他本是专业琴师，但毫无江湖习气，而是谦虚谨慎，诚信对人，忠厚处事，教腔教琴，循循善诱，耐心尽力。他自己生活简朴，绝不向人需索财物，学戏者要赠送他一点东西，必须找好借口，邀他上饭馆，亦仅接受一碗面食或一个点心而已。五四年至五五年间，曾与薛信夫等制售白碱糕以补贴生活。他安于清苦，并乐于帮助别人，曾以自己有限的收入接济过生活极端困难的尹天铎、王永光，并曾代为呼贷。他年老体弱，食量不大，粮票有节余，一九六四年统战系统欢送首批下乡知青，他将自己历年所积碱票二百四十斤捐作开会聚餐之用，并分赠一些给家庭经济困难的青年，而当时粮票是珍贵值钱的。其妻背叛家庭，与之结合，早死，他遂忠贞于伉俪之情，终其身不再娶。凡与其交往过的朋友，莫不称赞他的品德高尚，诚为不可多得的益友良师。

以上是我对廖樵老师的认识 and 了解，也是我对多年知交的怀念。

略谈程泽润之死

程尊汉

提起程泽润，在抗日战争期间，不但隆昌，就是在全川，全国都赫赫有名，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为他是当时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兵役署长，替蒋介石征兵，弄得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的确为蒋家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到头来，他为什么又被蒋介石枪毙了呢？要解答这个问题，还得从何应钦说起。

众所周知，何应钦是蒋介石黄埔军校的著名教官，是蒋介石的嫡系，蒋介石对他最为宠信和倚重，是蒋介石手下数一数二的红人。但是何应钦这个人并不是甘居人下、没有野心的人。他对蒋介石虽然表面上是毕恭毕敬、唯命是听，但骨子里他却暗中培植自己的势力，希望一有机会便取蒋介石的地位而代之。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将军软禁起来，何应钦认为机会到了，于是跳将出来，积极策划，以讨伐张、杨为名，自任讨逆总司令，调兵遣将，一面先令中央军进驻陕西潼关，一面出动飞机，先炸西安附近各县，处心积虑，想把蒋介石和张学良、杨虎城一齐炸死。当时蒋介石的生命真是危在旦夕，由于当时亲英美派的宋子文、宋美龄等出来竭力阻止，英美也深怕蒋介石一死促使日本悍然鲸吞中国，独霸东亚，对他们不利，所以出来转圜，更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鉴于民族大义，深恐蒋介石一死，全中国会四分五裂，酿成全

面内战，给日本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招致民族的灭亡，所以当机立断，一面对张、杨晓以大义，劝他们以大局为重，一面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与国民政府进行谈判。经过中共代表团的大力斡旋，在蒋介石答应全面抗战的条件下达成协议，取得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蒋介石才得安然回到南京。这次事件的详细情形，宋美龄当然知道得清清楚楚，蒋介石对于何应钦的处心积虑，当然更是如见肺肝。但是一则因为何应钦任职很久，爪牙很多，一旦弃而不用，甚至把他干掉，恐怕激成事变，对自己不利；一则因为何应钦是著名的亲日派，蒋眼看全面抗战就要爆发，留着何应钦这样亲日派，并把他作为抗战的主帅，自有他的妙用，所以隐忍未发，仍然让何应钦蝉联军政部长。

西安事变不久，果然七七事变就发生了。蒋介石迫于形势，不得不进行抗战。但蒋介石抗战是假，剿共是真。所以表面上虽然和共产党再度合作，组成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但骨子里则在积极布置剿共事宜，胡宗南几十万的精锐大军，不拿到前线去抵抗日本，而把它完全布置在西北，把陕甘宁边区层层围困，严密封锁，对延安形成一个大的包围圈，希望等到时机成熟，便一鼓作气把共产党消灭。同时，又通过各种渠道和日本人取得联系，暗中进行谈判，希望谈判妥当，便公开向日本投降，以达到他奴颜婢膝、甘当日本儿皇帝的目的。

程潜本是四川军人，既非蒋介石的学生，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但是后来到了中央，投靠到何应钦手下，由于他还有点才干，很快就被何应钦所赏识，成为何应钦的亲信，成为何应钦手下的红人。虽然由于西安事变的关系，蒋介石对何应钦不